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  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## 来路

总是音乐会打开我的新年记忆。

这次是在老城牆一角，捕获古树间飘出的旋律——帕赫贝尔的《D大调卡农》。

阳光活泛起来，树影生动起来，心倒安顿下来。

这回旋律曲式，引人回望来路。一片落叶把我领回起点，慢慢追索树干根系。

《行者》，将继续精神长旅。它使人有可能与这“满屏”现实保持距离。谁说过，少数思想家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。太多碎片，只是粘附在大地上的一层泡沫，而不是大地本身。

新的一年，增设了新栏目，比如“原声态”。本期，请分享著名学者陆建德先生的演讲。他应邀为“南京大学毕飞宇文学创作工作室学术系列讲座”做第1讲。欢迎各路专家，在此留下带个人气质的鲜活“原声”。

《行者》刊登的稿件，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，省外媒体如需转载，需经本报同意，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

赵翼如

## 重来

文/刘醒龙

最苍茫那句：知音去我先，愁绝伯牙弦！那一年，夜宿这湖边，秋月初凉，清露微香，偶然得获此诗此意。并非月移花影的约定，前几天，重来旧时湖畔，天光似雪，水色如霜，心情被雁翼掉下不太久的寒风吹得瑟瑟时，忽然想起曾经的咏叹，沧桑之心免不了平添一种忧郁。

一段小小小时光，配得上任何程度的纪念。

高山上，流水下，知己忘我，琴断情长。在此之前，记得与不记得、知道或不知道，都与别处物种人事相差不多。因为过来，因为看见，风情小俗，风流大雅，便镌刻在凝固后的分分秒秒之间。能去地狱拯救生命的，一定要知其何以成为天使。敢于嘲笑记忆衰减、相思贲张的，并不清楚往事是如何羁押在尘封的典籍中泣不成声。弱枝古树，前十年红尘际会；旧石新流，后十年灵肉相对。整整二十载过去，草木秋枯，留下的唯有松柏傲骨。

一种离去的东西被长久怀念，定是有灵魂在流传。

临水小楼依旧以水清为邻，流星湖岸还在用星光映照。

此时此刻，听得见当初水边浅窗内纸笔厮磨沙沙声。

斯情斯意，孤独倚涛人可曾心动于咫尺天涯切切弦疾？

兰亭竹掩，泛舟霓裳。珊瑚红静，紫霞汪洋。泛觞荷野，邀醉雁霜。有曲琴断，无上嵩阳。廊桥情义，渔舟思想。细雨诗篇，大水文章。

那些用白发蘸着老血抒写的文字，注定是这个人的苦命相知。马鸣时马来回应，牛哞时牛来回应，如若幻想马鸣而牛应，抑或牛哞而马应，只能解释为丰草不秀瘠土，蛟龙不生小水。鲍鱼兰芷，不篋而藏。君子小人，怎能共处？譬如，黄昏灯暗，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的字与字中，有心鸣冤，无处擂鼓，让相知变成面向良知的一种渴盼。譬如，黎明初上，《分享艰难》的行与行里，两臂相扶，不陷阱阱，则成了相知的另一番凄美景象。天下心心相印也好，惺惺相惜也罢，莫不是如此。

凄美不是催化知音的妙方，而是莫非凄美无以验证。那些自扫门前雪的饮食男女，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市井贵胄，只求一己活得舒坦，还要知音典范作甚！如此想来子期伯牙定非伶官，那年头善琴者必是君子！世事重来何止琴瑟共鸣，那些天将与之、必先苦之之人，是将命运做了知音。世态百相中天将毁之，必先累之——任他不可一世，终不如草芥一枚，最符合万般知音中的人伦天理逻辑。所谓国色何须

粉饰，天音不必强弹，是将人世做了人格的知音。所谓播种有不收者，而稼穡不可废，是将品行做了世道的知音。

沉湖纵深处，芦荻飞天，为铭记鬼火能焚云梦。

江汉横流时，洪荒亘古，以警觉贼蚁能决长堤。

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本质是阴险虚伪，知天知地知你知我倾诉的才是心声。

愿做情痴自然会相遇红颜知己，身陷情魔少不了聚合狐朋狗友。大包大揽大彻大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相知者肯定从未有过，否则被颂为知音始祖的伯牙怎么无法预测子期命之将绝？俞公摔琴流芳百世，如心血之作遭人谩骂便愤然焚书，肯定会成为现实笑料。钟君早去遗憾无边，若身心受到诋毁就厌世变态，会错失自证自清的良机。沧海混沌，不必计较些许污垢，更不可以此否定其深广无涯。世人都都在叹息钟俞二君，殊不知二位一直在为刚愎矫情的后来者扼腕。历史总在寻觅相知，却不在意相知或许正是能开花则开花、不能开花便青翠得老老实实在的那棵草。

一丝一弦，山为气节独立攀高。

一滚一拂，水因秉性自由流远。

依随千古绝唱旧迹，续上肝肠寸断心弦。知音之魂，在山知山，在水知水，在家须知白石似玉，在国当知奸佞似鼠。

留恋才思泉涌的二十年前，尊崇老成练达的二十年后，用十个冷暖人间，加上十个炎凉世态作相隔，前后都离不得也弃不得。如果忘记夹在中间这个叫我的人，被二十个春夏秋冬隔断的此端与彼端，正如湖心冷月相遇霜天红枫，深的大水与薄的冰花，肯定无法阻挡两情相悦两心相知。人孤零零来到这个世界时，从未有过签约保证其朋友处处如春暖花开，也从未有过公开告示其孤苦伶仃似秋风落叶。一座湖存于天长地久，也作不出才子佳人锦绣文章承诺。而我，在与这湖最亲密的时候，日后且看回眸的念头也是难得一见。人在处，唯有时光是无处不在又无所追逐的终极知音。只可惜指缝太宽，时光也好，知音也罢，全都瘦得厉害，到头来免不了漏成一段地老天荒。这时候，静是唯一的相知，偌大一座湖，偌大一面琴，鸳鸯来弹，织女来弹，柳絮鹅绒来弹，鸿鹄来听，婵娟来听，雨雪雷电来听，还有那些思念、那些重来！

（附记：1995年国庆节后在南湖边小住半月，于10月9日完成中篇小说《分享艰难》，10月16日完成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，后者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。）

## 回声

在这个纸质读物日益微的时代，《行者》以一位反道行驶者的鲜明形象悄然显现，孑然远行。她姿态淡然，气度非凡，自性澄明。作为一道独特的人文窗口，《行者》已然成为南京这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里不可或缺的文化风景。

——读者 宁忘筌

刚读了《行者》电子版，文章好，但在手机上阅读的感觉太不爽，看不到完整的版面，阅读需要不停地滑动页面，不小心就过了……着急啊，就像一盘色香味俱全的大菜，看不周全，吃不到位，百般遗憾。真正的阅读啊，无论是书籍还是报纸，只有用双手捧着，眼才会定下来，心才会静下来，魂才会随着文字游走起来……

——读者 金宜



水墨孕  
摄/冯晓辉

## 空调琴

文/庞培

大约是在乔治·奥威尔说的1984年。我在县城小街上的一个朋友跑来，急火火跟大家说：“我听到了一种稀奇，绝对好听的音乐：古琴！”按照那个年龄段（二十岁左右）特有的生理特征，所有的人全副面容——我之喜好音乐，是受西方音乐的熏染冲击。1980年，由江阴乘坐夜轮船到上海参加全国首届书展，在现场以一种瞻仰圣骨的心情围着柜台内贝多芬交响曲、莫扎特钢琴曲的盒式磁带发了半天愣。临离开时，发狠一口气买了整十盒音乐带：贝多芬的第1—第9，以及一盒《钢琴小品》，只给自己留了勉强够乘车的车票钱。就这样，我成了“文革”之后那个县城最早拥有交响乐作品的“发烧友”之一……

六七个人年轻人，在一起玩的乐器是吉他……写诗、弹吉他，根本无视周遭的现实和命运；足足数十年，虽没什么惊天动地，但人人眼神皆如同梦游。

梦游的症候之一是对各种民乐近乎仇视的抵触，二胡、古筝……一听到那些“咿咿呀呀”的声音就不爽。如若某人称夸一种中国古代乐器的好，是有点豁出去的勇气的。可是，被古琴声音附了体的这位仁兄，大声嚷嚷着“古琴好听……”那会儿，人人竟都木然了。我记忆中的古琴，从一开始就被一层古怪的沉默笼罩着。忽然之间贝多芬、肖邦们也在一旁犹疑起来。

“你们听说过‘高山流水’这个成语吗？它就是古琴里来的！”

我想起来了，钟子期，嵇康……

一个星期后，我们聚集在白天也要亮灯的小屋子里，把《梧叶舞秋风》和《平沙落雁》耐心听了两遍。

第一印象是年代久远。所有的琴音仿佛全不在此刻的时间序列，带着远古时候人的铮铮铁骨，挣脱了地下的灰尘泥土，锃亮的金属一般穿越了死亡……

我的第二个印象是清虚费解。一般的旋律概念几近于零，声音在演奏时若有若无，闲云野鹤般不求甚解。仿佛一幅声音的古画，有些局部已成碎片，需要最高级的装裱技艺，加以修补了。原先的用墨、线条图形已经看不大清……然而，一幅古代乡

间悠然自在的《牧牛图》豁然于众人的眼前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还记得那个感觉，死亡和新生的感觉。通过磁带里的抚琴人手指的拨弄所传达出的惆怅：古琴，是一部声音形式的厚厚的古籍，是汉语的象征的音乐……

那位好朋友，很快成了古琴在那个年代中国江南的某种畸零的化身或翻版。渐渐地，他再怎么想弹吉他了。有时，看见我们交换诗稿，目光里竟有一丝轻蔑投来。俨然一副得道高僧的模样。

又过了很多年，众人星散。我开起一家小书店，终日与书为伍。

那一年，我添置了一台CD音响。有了女朋友，CD机是替她购置的。女友喜欢静静地依在我怀里，在熄了灯的夜里听音乐。一次两人逛街时，买到一盒《古琴大师——经典珍藏版》。分别灌录有两张明琴，一张唐琴和一张宋琴，于是在家轮流放，张子谦、陈雷激、刘赤城、徐君跃……夏天，我的房间是书房兼卧室，三面墙从天花板到地面全是书。偶有凉风吹拂，满房间热热泛霉的旧书味道，以及女友小巧身子的清新。我那年的收藏，已不啻中外音乐的小型博览会内容了。从巴赫、维瓦尔第听起，第二天听拉赫玛尼诺夫，转天又听张维良的竹笛，或者是美国黑人蓝调。我的经验是：放交响乐，女友酣睡得最快。听古琴，她表现得最自在活跃，也最快乐。我永远难忘一天深夜，她在月光下舒服地打哈欠，一边大声说出一句话：“听古琴好凉快……”家里好像装了一台空调……”

她出身贫苦乡村，十七岁就离开家乡到各地打工。我们认识时她还是一家餐馆服务员。就这样，我们不仅用一台音响替代电视机，而且还用古琴音乐，替我们的房间安装上了足以对付炎炎夏日的“空调”……

如果我没记错，那晚的曲子是延伸安闲的《普庵咒》。

琴曲犹在，人物俱亡。■